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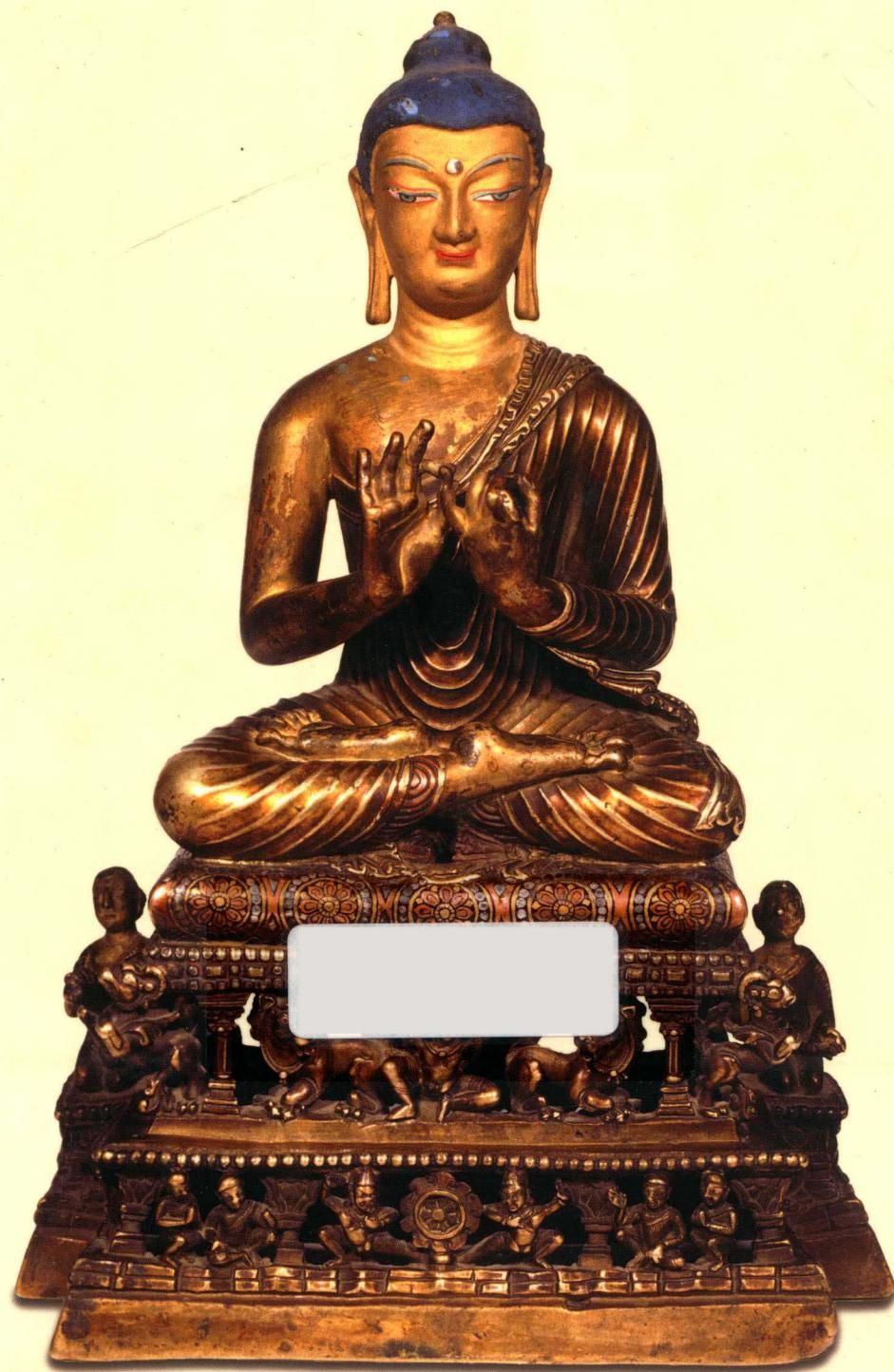
西藏寺庙珍藏佛教造像108尊

西藏寺庙珍藏佛教造像108尊

108 BUDDHIST STATUES IN TIBET

【瑞士】乌尔里希·冯·施罗德 著

Ulrich von Schroeder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西藏寺庙珍藏佛教造像

108尊

西藏雕塑发展史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寺庙珍藏佛教造像108尊/ (瑞士) 乌尔里希·冯·施罗德著;

罗文华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39-3939-6

I . 西… II . ①施… ②罗… III . 佛教—石刻造像—西

藏—图集 IV . K87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8342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9-5580

西藏寺庙珍藏佛教造像108尊

著 者 (瑞士) 乌尔里希·冯·施罗德

译 者 罗文华

主 编 一 西

责任编辑 王 红

特约编辑 毕 瑞

责任校对 李惠琴

装帧设计 张亚静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8

印 张 26.5

书 号 ISBN978-7-5039-3939-6

定 价 398.00元

西藏寺庙珍藏佛教造像108尊

西藏寺庙珍藏佛教造像108尊

108 BUDDHIST STATUES IN TIBET

【瑞士】乌尔里希·冯·施罗德 著
罗文华 译

此书谨献给西藏寺庙中神圣法物的守护者，感谢他们对佛教信条的执著！

॥ རྒྱ སྔ དྲ གྲ ཉ བ ཐ ན བ མ ད ཞ ང གྷ ག བ ཉ ཊ ག ང ཉ ཏ ཉ ཕ གྷ ཉ
 ཁ ཉ ཈ ཉ
 ག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拉萨大昭寺觉卧佛像

传统认为此像是汉地文成公主于7世纪带到西藏

致 谢

如果没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众多人员和机构的配合与帮助，这个研究项目不会取得成功。在1980—2006年，我多次去西藏作实地研究，很多人对我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帮助，在这里不可能把他们一一列举出来。首先，我应当提到拉萨布达拉宫管委会的强巴格桑（Byams pa skal bzang）、穷达（Chung bdag）、旺杜多杰（dBang 'du rdo rje）、丹增吉美（bsTan 'dzin 'jigs med）、阿旺琐巴（Ngag dbang bzod pa）、多杰（rDo rje）、确扎（Chos grags）、坚赞（rGyal mtshan）、热丹（Rab brtan），还要特别感谢拉萨大昭寺已故的管理员强巴克珠（Byams pa mkhas grub）和尼玛次仁（Nyi ma tshe ring）。按照要求，每本书后都附有一个光盘，收录了本书发表的大昭寺所有造像的数码照片。霍巍教授和托马斯·J.普瑞茨克尔（Thomas J. Pritzker）在藏西拍摄了重要的佛教造像的照片，可资利用。安德里亚·克雷奇马（Andreas Kretschmar）参与研究和写作，大大提升了本书的质量。赛勒斯·史蒂恩斯（Cyrus Stearns）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献。还要感谢艾米·海勒（Amy Heller）提供了皮央（Phyi dbang）的资料。傅剀棣（Patrick Booz）和丹·丁威帝（Don Dinwiddie）通读了全文，为本书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帮助。非常感谢故宫博物院的罗文华教授将此书翻译成中文。

罗马文转写说明

梵文转写

梵文词转写成罗马字母时使用的发音字符

藏文转写

本书藏文转写成罗马字母时采用威利（Turrell Wylie）提出的转写方法。¹单词的音转只限于一些经常重复出现的名字。

ཀ ka	ཁ kha	ဂ ga	ང nga
ཅ ca	ཆ cha	ཇ ja	ڽ nya
ຫ ta	ທ tha	ດ da	ນ na
ພ pa	ພ pha	ບ ba	ມ ma
-ts̥ tsa	-ts̥ tsha	ດ̥ dza	ວ wa
ܽ zha	ܽ za	ܾ 'a	ܿ ya
ܽ ra	ܽ la	ܶ sha	ܷ sa
ܽ ha			ܸ a
ܽ i	ܽ u	ܽ e	ܽ o

为了便于在字典中查找单词，选定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兹（René de Nebesky-Wojkowitz）使用的方法“字典内部大写”（internal lexicographic capitalization）用于转写，通常只有第一个音节采用这种大写形式。²

1. [美] 威利：《标准藏文转写系统》，载《哈佛亚洲研究》，1959年，第22期，第261—267页。

2. [奥地利]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兹：《西藏的神灵与鬼怪》，海牙默顿出版社，1956年。

目 录

前言	1
一、 西藏佛教艺术之发展	3
二、 金属造像的铸造	16
三、 开光、供奉与修持	19
四、 西北印度：大犍陀罗和斯瓦特地区(乌仗那)	22
五、 西北印度：喀什米尔地区	28
六、 西北印度：吉尔吉特河谷的钵多罗—塞伊王朝	29
七、 西藏西部：象雄王国	40
八、 西藏西部：普兰—古格王朝	46
九、 东北印度：波罗与相关风格(约750—1200年)	60
十、 尼泊尔：离车毗时期(约400—879年)	76
十一、 尼泊尔：过渡时期(约880—1200年)	82
十二、 尼泊尔：早期末罗王朝时期(约1200—1482年)	92
十三、 西藏王国时期(约600—842年)：前藏的吐蕃王朝	96
十四、 西藏寺庙时期(980年以后)：十世噶玛巴的作品(1604—1674年)	103
十五、 西藏寺庙时期(980年以后)：西藏的尼泊尔风格	108
十六、 西藏寺庙时期(980年以后)：西藏的红铜镀金造像	118
十七、 西藏寺庙时期(980年以后)：西藏的波罗风格	130
十八、 西藏寺庙时期(980年以后)：西藏的黄铜造像	140
十九、 汉地：北魏与唐代	154
二十、 汉地：明代	160
专有名词	169
主要参考书目	178
检索	181
附录一：108尊造像图版藏文目录	188
附录二：311尊大昭寺造像藏文目录	192
(随书附赠CD一张，收录西藏寺庙所藏佛教造像415尊之PDF和JPEG数码照片)	

图版目录

扉页	拉萨大昭寺觉卧佛像	
插图1	印度、尼泊尔、西藏和汉地来源的红铜鎏金以及黄铜造像。布达拉宫。	5
插图2	印度艺术家比达噶于公元998年所造莲花手观音菩萨。卡孜寺。	7
插图3	立像菩萨。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流派；11世纪。皮央寺。	11
插图4	妙音佛母像。左：7或8世纪；右：却英多杰(1604—1674年)仿作。	15
插图5	西藏西部皮央石窟寺，创建于11世纪。	32
插图6	神圣的冈底斯山，西藏西部古代象雄王国的中心。	41
插图7	菩提迦耶的大菩提塔(东北印度比哈尔邦迦耶地区)。	61
插图8	立像佛。西藏的尼泊尔流派；约11世纪。夏鲁寺。	83
插图9	弥勒大像。可能于1914年修复。扎什伦布寺。	93
插图10	赤松德赞封土墓前守护的一对石狮之一。琼结河谷。	97
插图11	西北印度、尼泊尔以及西藏风格的红铜和黄铜造像。布达拉宫。	109
插图12	印度、尼泊尔、西藏以及汉地来源的红铜与黄铜造像。布达拉宫。	141
图版1A	立像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后犍陀罗风格；约6世纪。布达拉宫。	25
图版1B	立像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后犍陀罗风格；约6世纪。布达拉宫。	25
图版2A	狮座上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大斯瓦特地区（乌仗那）；7或8世纪。布达拉宫。	27
图版2B	六臂佛教女尊。西北印度：大斯瓦特地区（乌仗那）；7或8世纪。布达拉宫。	27
图版3A	立像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喀什米尔（迦尔郭吒王朝）；约650—700年。布达拉宫。	31
图版3B	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喀什米尔（迦尔郭吒王朝）；约650—700年。布达拉宫。	31
图版4	转法轮印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喀什米尔（迦尔郭吒王朝）；7世纪。皮央寺。	33
图版5A	转法轮印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喀什米尔（迦尔郭吒王朝）；7世纪。布达拉宫。	35
图版5B	无畏印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喜玛偕尔邦；7世纪。大昭寺。	35
图版6	初转法轮印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吉尔吉特河谷的钵多罗—塞伊王朝；7世纪。布达拉宫。	37
图版7A	初转法轮印宝冠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吉尔吉特河谷的钵多罗—塞伊王朝；650—700年。大昭寺。	39
图版7B	立像释迦牟尼佛。西北印度：吉尔吉特河谷的钵多罗—塞伊王朝；7世纪。西藏博物馆。	39
图版8A	弥勒菩萨。西藏西部（象雄王国）；7或8世纪。布达拉宫。	43
图版8B	般若佛母。西藏西部（象雄王国）；约8世纪。布达拉宫。	43
图版9A	十二臂观音。西藏西部（象雄王国）；7或8世纪。布达拉宫。	45
图版9B	西藏贵族立柱像。西藏西部（象雄王国）；约8世纪。布达拉宫。	45
图版10A	转法轮印释迦牟尼佛。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风格；10或11世纪。大昭寺。	49
图版10B	度母、弥勒、释迦牟尼佛、莲花手观音、颦眉佛母。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风格；10或11世纪。大昭寺。	49
图版11A	立像莲花手观音。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风格；11世纪。皮央寺。	51
图版11B	立像释迦牟尼佛。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风格；11世纪。皮央寺。	51
图版12	水月观音与随侍度母、颦眉佛母。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风格；12世纪。布达拉宫。	53
图版13A	莲花手观音。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风格；12世纪。大昭寺。	55
图版13B	莲花手观音。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风格；11世纪。大昭寺。	55
图版14A	二十二臂密教男尊。喀什米尔或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风格；约10世纪。大昭寺。	57
图版14B	六臂观音。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风格；11世纪。大昭寺。	57
图版15	立体上乐金刚曼陀罗。西藏西部的喀什米尔风格；11世纪。布达拉宫。	59
图版16	达达卡施释迦牟尼佛。东北印度：早期波罗风格；8或9世纪。大昭寺。	63

图版17 僧人阇那沙达嘎施宝生佛。东北印度：后期波罗风格；1050—1150年。布达拉宫。	65
图版18A 仿菩提迦耶大菩提塔的佛像所造释迦牟尼佛。东北印度：后期波罗风格；11或12世纪。大昭寺。	67
图版18B 转轮王坐姿文殊菩萨。东北印度：后期波罗风格；12世纪。大昭寺。	67
图版19 佛陀的“八大神变”。东北印度：后期波罗风格；11或12世纪。布达拉宫。	69
图版20 除诸恶难度母及随侍独髻母。东北印度：后期波罗风格；11世纪。布达拉宫。	71
图版21 佛教女尊摩利支天。东北印度（孟加拉）：后期波罗风格；11或12世纪。大昭寺。	73
图版22A 弥勒菩萨。西藏的印度作品：后期波罗风格；11或12世纪。布达拉宫。	75
图版22B 度母。西藏的印度作品：后期波罗风格；11或12世纪。布达拉宫。	75
图版23A 立像释迦牟尼佛。尼泊尔（离车毗时期）；约8世纪。布达拉宫。	79
图版23B 立像释迦牟尼佛。北印度（后笈多时期）或尼泊尔（离车毗时期）；7世纪。萨迦寺。	79
图版24A 马头金刚变化身——莲花除灭金刚（？）。尼泊尔（离车毗时期）；约8世纪。大昭寺。	81
图版24B 立像佛或印度教女尊（？）。尼泊尔（离车毗时期）；8或9世纪。布达拉宫。	81
图版25A 释迦牟尼或“化身佛”。尼泊尔（过渡时期）；10或11世纪。布达拉宫。	85
图版25B 释迦牟尼或“化身佛”。尼泊尔（过渡时期）；10或11世纪。布达拉宫。	85
图版26 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像。尼泊尔（过渡时期）；11世纪。布达拉宫。	87
图版27A 文殊菩萨变化身——勇成就菩萨。尼泊尔（过渡时期）；10世纪。大昭寺。	89
图版27B 文殊菩萨变化身——勇成就菩萨。尼泊尔（过渡时期）；10或11世纪。大昭寺。	89
图版28A 立像佛教女尊度母。尼泊尔（过渡时期）；约11世纪。大昭寺。	91
图版28B 游戏坐姿大吉祥度母。尼泊尔（过渡时期）；约11世纪。大昭寺。	91
图版29A 立像释迦牟尼佛。尼泊尔（早期末罗时期）；约13世纪。大昭寺。	95
图版29B 立像文殊菩萨。尼泊尔（早期末罗时期）；约14世纪。大昭寺。	95
图版30 具有库贝罗和马头金刚特征的阎魔。前藏（吐蕃王朝）；7或8世纪。大昭寺。	99
图版31A 阎魔。前藏（吐蕃王朝）；8或9世纪。大昭寺。	101
图版31B 马头金刚。前藏（吐蕃王朝）；7或8世纪。大昭寺。	101
图版32A 骑牛观音。西藏：却英多杰（1604—1674年）作品。布达拉宫。	105
图版32B 立像观音。西藏：却英多杰（1604—1674年）作品。大昭寺。	105
图版33A 佛传“八大神变”。西藏：却英多杰（1604—1674年）雕刻。布达拉宫。	107
图版33B 佛传“八大神变”。西藏：却英多杰（1604—1674年）雕刻。西藏博物馆。	107
图版34A 立像释迦牟尼佛。西藏的尼泊尔风格；约11世纪。布达拉宫。	111
图版34B 立像文殊菩萨。西藏的尼泊尔风格；约11世纪。布达拉宫。	111
图版35A 毗卢佛。西藏的尼泊尔风格；约11世纪。大昭寺。	113
图版35B 毗卢佛。西藏的波罗风格；约12世纪。大昭寺。	113
图版36A 法王。西藏的尼泊尔风格；约11世纪。布达拉宫。	115
图版36B 弥勒菩萨或毗卢佛（？）。西藏的尼泊尔风格；约11世纪。布达拉宫。	115
图版37A 金刚手菩萨（八大菩萨的成员）。西藏的尼泊尔风格；约12世纪。色拉寺。	117
图版37B 观自在菩萨（八大菩萨的成员）。西藏的尼泊尔风格；约12世纪。色拉寺。	117
图版38A 释迦牟尼佛。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1世纪。大昭寺。	121
图版38B 苦行弥勒菩萨。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1世纪。大昭寺。	121
图版39A 莲花手观音。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1世纪。大昭寺。	123
图版39B 莲花手观音。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3世纪。大昭寺。	123

图版39C 莲花手观音。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1世纪。大昭寺。	123
图版39D 莲花手观音。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1或12世纪。大昭寺。	123
图版40A 降伏魔罗的释迦牟尼像。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350—1400年。大昭寺。	125
图版40B 降伏魔罗的释迦牟尼像。具有缅甸影响的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350—1400年。大昭寺。	125
图版41A 本初佛大持金刚拥抱明妃。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4或15世纪。大昭寺。	127
图版41B 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双身像。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5世纪。大昭寺。	127
图版42A 舞蹈姿金刚亥母。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5世纪。布达拉宫。	129
图版42B 立像除毒佛母。西藏红铜镀金传统；15世纪。大昭寺。	129
图版43A 立像释迦牟尼佛。西藏的波罗风格；12或13世纪。琼结河谷。	133
图版43B 立像文殊菩萨。西藏的波罗风格；13或14世纪。布达拉宫。	133
图版44A 金刚座佛。西藏的波罗风格；12世纪。布达拉宫。	135
图版44B 释迦牟尼佛。西藏的波罗风格；约12世纪。布达拉宫。	135
图版45A 金刚萨埵。西藏的波罗风格；1150—1250年。布达拉宫。	137
图版45B 绿度母。西藏的波罗风格；1150—1250年。止贡替寺。	137
图版46A 立像莲花手观音（？）。西藏的波罗风格；约13世纪。大昭寺。	139
图版46B 立像佛教女尊度母。西藏的波罗风格；约13世纪。大昭寺。	139
图版47A 金刚萨埵、五字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西藏黄铜传统；12世纪。布达拉宫。	143
图版47B 五字文殊菩萨、金刚萨埵、观音菩萨。西藏黄铜传统；11或12世纪。布达拉宫。	143
图版48A 释迦牟尼佛大像。西藏黄铜传统；13世纪。聂塘寺。	145
图版48B 阿閦佛大像。西藏黄铜传统；1150—1250年。聂塘寺。	145
图版49A 阿閦佛。西藏黄铜传统；约13世纪。大昭寺。	147
图版49B 释迦牟尼佛。西藏黄铜传统；13世纪。大昭寺。	147
图版49C 宝冠释迦牟尼佛。西藏黄铜传统；13或14世纪。昌珠寺。	147
图版50A 降伏魔罗的释迦牟尼佛。西藏黄铜传统；13世纪。大昭寺。	149
图版50B 降伏魔罗的释迦牟尼佛。西藏黄铜传统；13世纪。大昭寺。	149
图版50C 降伏魔罗的释迦牟尼佛。西藏黄铜传统；13世纪。大昭寺。	149
图版51A 俗家修密者像。西藏黄铜传统；13世纪。大昭寺。	151
图版51B 大译师玛尔巴肖像（1012—1097年）。西藏黄铜传统；13世纪。大昭寺。	151
图版52A 赞普松赞干布。西藏黄铜传统；不早于14世纪（？）。布达拉宫。	153
图版52B/C 禄东赞和吞米桑布札。西藏黄铜传统；不早于14世纪（？）。布达拉宫。	153
图版53A 宝座上的弥勒佛。汉地：北魏（386—534年）；462或463年。布达拉宫。	157
图版53B 宝座上的释迦牟尼佛。汉地：北魏（386—534年）；473年。布达拉宫。	157
图版54A 六臂十一面观音。汉地：唐代（618—907年）；约8世纪。布达拉宫。	159
图版54B 释迦牟尼佛。汉地：唐代（618—907年）；7或8世纪。布达拉宫。	159
图版55A 六字观音。汉地（明代：永乐时期）；1403—1424年。大昭寺。	163
图版55B 敏捷文殊。汉地（明代：永乐时期）；1403—1424年。大昭寺。	163
图版56A 四臂大黑天。汉地（明代：永乐时期）；1403—1424年。大昭寺。	165
图版56B 宝帐护法。汉地（明代：永乐时期）；1403—1424年。布达拉宫。	165
图版57 大成就者毗卢巴。汉地（明代：永乐时期）；1403—1424年。布达拉宫。	167

前 言

本书试图从佛教造像形象的角度描述藏传佛教的发展。佛教与印度教（Hinduism）、耆那教（Jainism）一样起源于印度，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2500多年以前由悉达多王子（Prince Siddhārtha，后来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创立。特别是在亚洲，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信仰各种形式的佛教，在全世界其信众数量超过3亿人。人们把各种佛教传统划分为两个主要思想流派。一个是正统派，也称为南传佛教，在斯里兰卡（Sri Lanka）、缅甸（Burma, Myanmar）、泰国（Thailand）、老挝（Laos）、柬埔寨（Cambodia）和越南（Vietnam）占据主导地位。另一个派别叫北传佛教，主要流传在西藏，其他如喜马拉雅地区、汉地、蒙古、朝鲜和日本。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为佛教所吸引，但金刚乘传统无疑吸引了最大多数的新信众，很多的汉族人开始信奉藏传佛教当然也就不足为奇。这种现象是元(1279—1368年)、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三朝情景的再现。在这三个朝代中，“供施关系”（西方学者认为元、明、清三朝西藏与中央的关系是供施关系，已为中国学术界所批评。——译注）的关系已经存在于西藏的精神领袖（作为精神导师）和世俗的汉地皇帝（作为施主）之间。

世界范围兴起的对藏传佛教的兴趣反映在有关西藏文化和宗教各个方面出版物数量的不断增长上。不幸的是，大多数出版物都有缺陷，它们几乎都没有收录散布在世界各地私人收藏或公共收藏中的器物。因为破坏与偷盗等诸多的原因，西藏法物流失严重，其中还有很多被带到国外，但今天在西藏仍有总数超过20万件的古代造像和绘画的重要宗教艺术藏品幸存下来。因此，难以理解为什么最近出版的书中极少收录西藏拍摄的造像和绘画。而本书作者于2001年出版的两卷本按时代顺序编排的《西藏佛教造像》（*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可算是一个例外。³这两卷本重要的书籍收录了1100多件属于西藏寺庙的重要佛教造像。

然而，仍有很多人感到遗憾，没有一本更便宜的浓缩版作为介绍印藏佛教造像的普及本。通过这部人们翘首企盼的书——《西藏寺庙珍藏佛教造像108尊》（*108 Buddhist Statues in Tibet*），很多对印藏佛教造像感兴趣的人最终会有机会认知一些保存在西藏寺庙中的艺术精品。为了使懂汉语的人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佛教寺庙中的一些重要造像，还将出版一个中文本，作为对懂藏语人们的回馈，两个版本都有乌坚体（dBu can）藏文的图版目录。

西藏寺院的佛堂和仓库中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古代佛教法物，而外界知之甚少，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由西藏艺术家创作的造像和绘画。而这些珍藏中还包括西藏周边早期佛教文化幸存下来的无数古代造像，其中包括一些罕见的来源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缅甸和汉地的作品。这些造像有的还经受过1000多年来的战火和其他灾难。

本书的主旨是出版一部西藏寺庙所藏佛教造像的代表作选集。深入布达拉宫，特别是大昭寺一类机构是有严格限制的。若无此书，几乎没人知道这些珍品的存在。将西藏寺庙中这些藏品出版的长远好处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将一直保存在相同的地方。这将使后代的学者能够利用这些藏品作进一步地研究。这与私人藏品数年几易其主的情况完全不同。

³. U.von Schroeder. 2001.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ume One: India & Nepal; Volume Two; Tibet & China.*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Ltd.)

正如亲身经历所了解的，西藏寺庙内的藏品照相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却是很困难的。出于防盗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使深入大多数寺庙受到限制。因此，为了使其他学者能利用西藏佛教造像的众多照片，本书附送一张DVD。这张DVD含有本书收录的108尊造像的数码照片和拉萨大昭寺所藏419尊最重要的佛教造像的数码照片，其中约311尊造像此前发表于《西藏佛教造像》一书中，其余的108尊造像收录在居美多杰编辑的《大昭寺：西藏最神圣的佛教寺庙》(Jokhang – Tibet's Most Sacred Buddhist Temple, Thams & Hudson, 2009)一书中。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总共523尊佛教造像的数码照片，既可以个人使用也可以用于发表。作者希望其他学者利用这个机会将这些重要的佛教造像发表出来，特别是大昭寺的造像还没有得到学者们应有的关注。觉卧佛像传统认为是7世纪由汉地的文成公主(藏文：Wun shing kong jo)带到西藏的，它是大昭寺佛堂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珍品中最重要的藏品(见扉页)。

乌尔里希·冯·施罗德
玛丽娅哈尔登宫(Schloss Mariahalden)

2008年

一、西藏佛教艺术之发展

西藏文化的界定

人们之所以会如此迷恋西藏，也许是因为多数人难以走进它。西藏地处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三面环绕着巍峨的山脉，南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the Himalayas)宛若一道天然屏障，西部是喀拉昆仑山(Karakorum)，北部有昆仑山脉，东部是由众多河流冲击广阔高原而形成的峡谷。这里的居住区平均海拔超过了4000米。几乎整个西藏北部地区构成了羌塘高原(Byang thang)，在这个广阔而荒寂的区域，只生活着少数顽强的藏族游牧部落。适于耕种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部的大河及其支流附近，绝大多数的西藏人也正居住在这些地区。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藏族居住区可分为五个主要区域，分别是藏西(阿里，mNga' ris)、后藏(藏，gTsang)、前藏(卫地，dBu)、藏东(康区，Khams)和东北藏区(安多，Amdo)。这些地区相距遥远，交通闭塞，并不容易构成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商贸和战争决定了这些地区和周边各个地区之间的外在关系。藏西(阿里)主要牵涉到与相邻的印度西北部西喜马拉雅地区和北部的塔里木盆地的关系；后藏(藏)牵涉与尼泊尔的关系；前藏(卫地)牵涉与东北印度的关系；藏东(康区)牵涉与汉地四川省的关系；东北藏区(安多)牵涉与汉地甘肃省的关系。这些不同的周边文化或多或少都在西藏文化主体的众多方面打下过各具特色的烙印。藏西曾经由象雄王国(the kingdom of Zhang zhung)所统治，除了吐蕃时期(the Tibetan imperial period，约600—842年)之外，政治上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后藏和前藏。此后，藏西在后弘期(Phyi dar)由当地的诸侯王统治。13—16世纪，相互抗衡的教派如萨迦派(the Sa skya)、止贡嘎举派(the 'Bri gung bKa' brgyud)和帕竹嘎举派(Phag gru bKa' brgyud)在他们争夺西藏更大范围统治权的斗争中对藏西产生过影响。最终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统治时期的格鲁派(the dGe lugs pa school)将西藏各部，包括藏西纳入他的控制之下。后藏(藏)和前藏(卫地)相互关系更为密切，最初接受了来自于东北印度(North-Eastern India)、尼泊尔(Nepal)以及少量喀什米尔(Kashmir)文化和艺术的影响。藏东(康区)和东北藏区(安多)文化上与前藏有联系，但从17世纪以来，逐渐归附于汉地清王朝(1644—1911年)。

对西藏的文化可以通过语言学、地形学、政治学、人种学或宗教的术语来界定，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入手。然而，仅在一部分关于西藏的出版物中尝试着界定“西藏的”(Tibetan)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词的属性被很多学者不加考量地使用到任一与西藏佛教有关的宗教法物上，而不管它们实际上产自印度、尼泊尔、西藏、汉地或是蒙古。本书仅将那些说藏语方言且信奉藏传佛教的地区生产的西藏法物标识为“西藏的”，其地域由北部和东部延伸到汉地的青海省和四川省；现在西藏自治区边境以外的藏语区，包括南部的不丹(Bhutan)和锡金(Sikkim)部分地区以及尼泊尔北部地区，如索卢—昆布(Solu-Khumbu)、穆斯塘(Mustang)、多尔波(Dolpo)和木鲁(Mulu)等。其他信仰藏传佛教的藏语区分布在印度西部喜马拉雅地区，包括巴尔蒂斯坦(Baltistan)、努伯拉(Nubra)、拉达克(Ladakh)、桑噶(Zangskar)、拉胡尔(Lahul)、斯比蒂(Spiti)和古格部分地区。

佛教传入西藏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7世纪传入西藏的。当时西藏的贵族政权依靠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血统神圣的思想来进行统治。苯教徒和萨满巫师们鼓吹对藏王陵墓的崇拜。普通藏民的本土宗教保持着古老的习俗，对居住在树木、岩石、山脉、河流、湖泊中的精灵加以崇拜和安抚。远古以来，藏族民众相信著名的高山是周边部落祖先超凡入圣的灵魂之居所。通常每年举行牺牲祭供以安抚这些精灵。后来，由于佛教的传播，一些山峰变成了佛教尊神的居所。

正是在所谓的吐蕃王朝时期(Yar lung dynasty)，古代藏文文献称为“悉补野”(sPu rgyal bod，约600—842年)，西藏的统治者接触到佛教。赞普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约618—649年在位)对于佛教的兴趣可能受到他的汉地妻子文成公主的影响。据推测，她是一位佛教信徒。传统观点认为，第一尊佛教造像是作为她的嫁妆带到西藏的。另据记载，赞普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妻子尺尊(Bhṛkuṭī)从尼泊尔带来的嫁妆中也有数尊佛教造像。毫无疑问，这一时期佛教影响面很小，活动范围限于宫廷内部，对普通藏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早期西藏佛法最初为印度、尼泊尔、于阗以及汉地僧团所掌控，他们按照各自的传承阐释佛教。为了稳固佛教在西藏民众中的信仰，佛教要么将各式神灵融入进来，要么将其击败。为此，西藏人于8世纪邀请到了西北印度乌仗那(Uḍḍiyāna)地区的著名密教大师莲花生(Padmasambhava)。由于佛教的传入，西藏统治者[称为赞普(bTsan-po)，意为“雄强之主”]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圣神赞普”(lHa btsan po)成为“法王”(Chos rgyal)。西藏与藏王陵墓崇拜有关的神圣祖先祭仪也可能是由于佛教以及相关仪轨的传入而发生变化，在这七件属于吐蕃时期的红铜造像中，两件是阎魔(Yama)，印度教与佛教的“死神”(图版30—图版31)。仍有待探讨的是，阎魔崇拜的传入在何种程度上与一般的死亡仪轨，特别是王室祖先的祭仪有关。佛教成功传播的原因之一是对当地传统信仰的吸收，这在每个文化中各不相同。



插图1 印度、尼泊尔、西藏和汉地来源的红铜鎏金以及黄铜造像。10—17世纪，风格各异，拉萨(Lhasa)布达拉宫(the Po ta la Palace)中“红宫” 瑰玛拉康殿(Li ma Iha khang)的陈设(1991年摄)。

西藏艺术风格之形成

根据实际情况推断，7世纪还没有能够创作雕塑和绘画的高水平藏族工匠，以满足西藏佛教信仰的需求。因此，可以设想，第一件佛教造像或绘画是由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地区的僧团带进西藏的。这些僧团不仅带来佛典抄本，还有各种宗教法物：金属、石材、木质、陶质的雕塑以及附彩绘护经板(*pustakāśṭha*)、带有插图的贝叶写经(*pustaka*)，可能还有布画(*pata*)。造像中，有来自于东北印度、尼泊尔、喀什米尔、斯瓦特(乌仗那，*Uḍḍiyāna*)、汉地，可能还有中亚的作品。各种工匠紧随僧团而至，这与其他地区宗教扩张时出现的情形一样，而来自于不同地区的艺术家总是按照他们在本土所受训练的风格展示才艺。

在藏传佛教初创时期，不仅有不同佛教哲学流派之间的竞争，还有西藏施主对于各种不同艺术传统的选择。这些外域工匠的藏族学徒于是模仿他们上师独特的艺术风格。没有人知道花了多长时间，藏族工匠才熟练掌握这些手艺，不需要依赖他们的外域师傅独立工作。现已有充分证据证明，在西藏王国时期(the Tibetan imperial period, 约600—842年)，西藏艺术家已经创作，或者至少参与了金属造像的铸造(图版8—图版9, 图版30—图版31)。然而，据推测，当地藏族艺术家仍不能满足对佛教艺术品日益增长的要求。此外，可用的当地工匠的技术水平并不总能达到更有眼光施主的要求。可能正是这两个因素，导致了外域工匠，特别是印度和尼泊尔工匠的大量流入；在西藏绘画方面，情况也非常接近。外来的布画以及贝叶和纸本佛教手稿的插图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

不同西藏艺术风格的发展与形成不仅由于有各种外域风格的影响，还因为藏区内部之间的地域差距而面貌互异。藏西(阿里)艺术风格的发展最初得到邻近地区喜玛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大喀什米尔地区、斯瓦特(乌仗那)包括吉尔吉特等地盛行的佛教传统风格的启发。东北印度艺术传统的影响所及更多地在前藏而很少到藏西。西尼泊尔迦舍王国(the Khāśa kingdom, 11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的统治者曾扩张到藏西地区，约自12世纪以后，更多的纽瓦尔艺术家受雇于藏西。后藏与前藏(后藏与卫地)主要得到源自于尼泊尔与东北印度的艺术推动。藏东(康区)与汉地四川省毗邻，东北藏区(安多)与汉地甘肃省相接，均受到汉地的影响。

可移动造像往往比寺庙委托制作且没有重新摆放过的作品流动更频繁，它们现在的位置几乎与产地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按照地理术语界定造像风格最多只在与某种特定风格有关的早期作品中可能是正确的。艺术家的流动性也是为什么相同的风格很快也出现在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对有题记造像的研究增强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对西藏大量有关佛教艺术的文献研究也是如此。



插图2 真人大小的黄铜莲花手观音。998年当仁钦桑波(Rin chen bzang po, 958—1055年)在喀什米尔时，委托印度艺术家比达噶(Bhidhaka)造。藏西卡孜寺(Kha tse monastery)。(托马斯·J.普瑞茨克尔Thomas J. Pritzker摄，1999年。)